

Pensées

Blaise Pascal

思想录

[法] 帕斯卡尔 著
陶林 韩利利 等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Pensées

Blaise Pascal

思想录

[法] 帕斯卡尔 著
陶林 韩利利 等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思想录 / (法) 帕斯卡尔著; 陶林等译.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6
ISBN 978-7-5399-9417-8

I. ①思… II. ①帕… ②陶… III. ①哲学思想—法
国—近代 IV. ①B565.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41370 号

书 名 思想录

著 者 (法) 帕斯卡尔

译 者 陶 林 等

责任编辑 邹晓燕 黄孝阳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盐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2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9417-8

定 价 39.8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言 纯粹的帕斯卡尔

陶 林

一、少年帕斯卡尔

十九世纪末的德国著名哲学家尼采,有一个非常炫酷的背景,号称是目空一切,重估一切价值。在他的作品里,曾经嘲笑过自苏格拉底以来的几乎所有的西方哲学家,柏拉图、康德、卢梭、伏尔泰……,除了对他影响巨大的师承叔本华,似乎没有见尼采对哪位老前辈哲学家青睐有加,稍加赞誉的。特别是对于那些中世纪的基督教哲学家,尼采更不以为然,他自认为是一个“敌基督者”,对于携教会势力陈述己见的官方哲学家(比如阿奎那),他全然地不屑一顾。但凡事有例外,在他的作品中,尼采唯独对一个中世纪的思想者表达过由衷的敬意,称为“最纯粹的基督徒”。这位思想者,就是法国十七世纪科学、思想大家帕斯卡尔。

我们现在了解布莱斯·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1623—1662)这个人,大多是从中学物理课本里获知的,好几项数学、物理原理、定律、计量单位与他有关。帕斯卡尔是十七世纪最卓越的数

理科学家之一,对于当时的理论科学和实验科学两方面都做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提出过以其名字命名的定律,有用他名字命名的物理单位(大气压)。这些贡献,启发了后辈的科学家开创了很多人崭新的领域,奠定了经典物理学的诸多理论和实验基础。那么这样一位绕都绕不开的先驱者,究竟有怎样的故事呢?

帕斯卡尔 1623 年 6 月 19 日生于法国的奥维涅省一个叫做克勒蒙-菲朗的小城。他的父亲名叫艾吉卡·帕斯卡尔,贵族出身,是小城里颇有声望的一位法官,博学而多才,受人尊敬,最后官居本地法庭庭长。帕斯卡尔是家中独子,还有两位姐姐、一个妹妹。在他四岁的时候,母亲就不幸去世了,他父亲也就辞去了公职,专心独立培养子女。由于父亲本身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数学家,可以让帕斯卡尔打下当时一般青年所不具备的、扎实的学习基础。

帕斯卡尔八岁时,他求学乐知的父亲把家搬迁到法国的中央之区,当时的波旁王庭所在地,首都巴黎。迁居巴黎后,帕斯卡尔博学的父亲简直可以用“如鱼得水”来形容,他非常喜欢跟当时主流社会里的科学家、作家和艺术家交往,把自己家办成了一个学人聚集的学术交流厅。得益于这种非常良好的家学环境,帕斯卡尔很小就可以参与各种学术集会。这些私人沙龙性质的集会,在无声无色中代表了当时法国乃至欧洲最高水平的思想碰撞。正是因为得益于这种童年时代的耳濡目染,帕斯卡尔获得了极高的思维起点。

渐渐地,帕斯卡尔父亲也发现自己的这个儿子似乎热衷于学术,便鼓励他自学探讨各种学理,同时自己开始教育这个颇有灵性的儿子。这是一位很称职的父亲,他给帕斯卡尔施加的教育,要远远超出与当时流行的基督教经院的教育水平。这样良好的

家庭教育，不至于让儿子的头脑被宗教给愚化了。或许，是受大法官费马（就是那位“费马大定理”的提出者，有“业余数学之王”的美誉。只到不久前，他所提出的大定理才被英国学者安德鲁·怀尔斯所破解）的影响，似乎当时法国的法官界非常热衷于数学的学习——事实是，法官在司法中承担着国王税务核查任务，需要经常亲自动手进行计算。帕斯卡尔的父亲，对他花工夫最多的，就是被视为“自然哲学”的数学。据说，他收集到一本当时颇难的数学学习题册给小帕斯卡尔，估算着，或许慢慢可以让他一直学习到二十岁。

结果，小帕斯卡尔在十岁就做完了那些习题，因为他自己独立推演了欧几里得原理 32 条原理，顺序跟欧几里得一样。十一岁时，他不满足于在已知的学域中练习了，自己动手探索“自然中的哲学”，并写了一篇关于声学问题的论文，探讨振动体一经摸触立即停止发音的原因。因为整个论文建立在严密的数学计算和模型的基础上，他父亲看了大为震惊。经过深思熟虑，帕斯卡尔的父亲决定停止再教他数学了——像任何一位敏感的父亲一样，他担心帕斯卡尔聪明太过反而适得其反，因为钻研数学太劳神了，影响到儿子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也影响到儿子的健康，反而不利于他的人生——在内心深处，他希望小帕斯卡尔能健康继承家业就成，而不是成为一个科学怪人。所以，帕斯卡尔父亲把家里所有的数学书都藏了起来，还不允许他的朋友在帕斯卡尔面前谈论数学，以期将儿子与数学隔绝。不过，他答应小帕斯卡尔，等他十五岁之后才可以学习数学。

然而，兴趣之门一旦打开，就难以关闭了。尽管父亲明令禁止，帕斯卡尔还是偷偷地在学习数学，自学成才而且一发不可收。

十二岁的时候，帕斯卡尔用一块煤在墙脚写下了自己对三角形内角之和等于180度的证明。他父亲看到了整个论证非常专业且严谨，并没有责罚他，也算是默许了他可以继续自学数学了。

1639年，帕斯卡尔十六岁，这一年他在当时法国著名数学家德札尔格的影响下，写出了一篇论文《圆锥曲线论》，其中提出了日后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定理。这个“帕斯卡尔定理”——帕斯卡尔自己命名为“神秘的六边形”，即圆或椭圆的任意内接六边形的三组对应边的交点是在一条直线上。至此，帕斯卡尔的父亲知道阻拦也没有用了，儿子认定学术这条道路了，于是，就在他十六岁的这一年，主动带他参加巴黎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小组（法国巴黎科学院的前身）的学术活动，让他开开眼界，提升系统性思维的水平。

当时法国科学界的扛鼎者，顶级权威，是提出“我思故我在”理念的数学家、思想家笛卡尔。他看到帕斯卡尔的论文，简直不能相信出自于一个十六岁少年之手，并没有大叫“孺子可教也”，而简直是欢呼“孺子可师也”，逢人就赞叹少年天才的卓越。笛卡尔在数学、几何学上的造诣是有目共睹的。实质上，帕斯卡尔这次成果，在近代几何学领域，奠定了他和笛卡尔、德札尔格一样的开辟之功。少年帕斯卡尔一举成名，跻身于当时法国科学界一流学者之列，与笛卡尔、霍布斯、德札尔格、伽桑狄、梅尔森、费马、罗伯瓦等人齐名，并保持着良好的沟通与联络。这让他得以集成了当时法国最前沿的科学知识和思想，极大提升了他的认识水平。

二、青年天才

西方科学界，在现代以前，有一个非常良好的传统，就是知行

合一。近代科学大师无一不既能够做良好的理论思考,又能够自己动手搞实验研究。帕斯卡尔也不例外,在1641年,他十八岁的时候,举家移居里昂,据说是有感于帮助别人向政府报税的父亲整日进行人工计算太劳苦与繁琐(辞职后的帕斯卡尔父亲以此为生),开始设计计算机。这是人类历史上一件破天荒的大事,在此之前,没有人想到机械可用来计算。虽然那时候中国人已经发明出来了算盘,不过那只是一种辅助性的计算工具,而不是自主的计算机。为了造出计算机,帕斯卡尔先后设想过五十几种运行办法,最终,还是在当时西欧比较发达的钟表制造中获得了启发,用齿轮系的转动原理制成了世界历史上第一架计算机。这台计算机的问世又让当时国际科学界轰动了一次,其意义,一点不亚于后来电子管计算机的问世——问世的那天,巴黎很多人来排队参观计算机的使用。那是一台能够通过手摇,计算出六位数字加减法的计算机——直至我国制造原子弹的时代,还在使用这种计算机,只不过它被后来的大师诸如莱布尼茨、奥涅尔等人不断地改进,可以进行乘除、平方、立方以及开方等。

然而,天妒英才,也正是在帕斯卡尔在科学王国里不断有收获的同时,他的身体却出现了早衰的迹象。从十八岁起,他开始不断为疾病所困苦。六年后,他患上了中风,直至一度完全瘫痪在床。显而易见的是,他的身体状况是先天遗传所造成。多病则敬畏鬼神,也是人之常情,因此,同时在这段时间内,受家人的影响,帕斯卡尔开始思索信仰问题。据说,更大的影响是因为,为他治疗疾病的医生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冉森派教徒,治病加传教,非常容易地促使帕斯卡尔接受基督教教义。

在中风瘫痪前的六年里,帕斯卡尔同时在着手当时一项非常

热门的研究,就是测定大气压力。众所周知,伽利略开创了对大气压的认识,在他的科学著作中曾谈到一个明显的现象,就是抽水机只能把水抽到一定高度便停止。显而易见,有大气的压力在与人力做功对抗。但因为伽利略不相信宇宙中存在什么都没有的真空,所以他并没有认真地开始大气压的测试工作。他的弟子托利拆里继续了老师的思考,在1643年他用水银柱做实验,认识到不同气候条件下气压的变化。这就是赫赫有名的“托利拆里水银柱”,开辟了人类流体力学研究的新时代,既用显著的办法证明了大气是有压力的,也摸索出了测量大气压力的基本方法。

1646年,二十三岁的帕斯卡尔重复了托利拆里的实验,不过他更有耐心,更细心。缜密的数学思维,让帕斯卡尔得以观察到水银柱在不同海拔高度的细微的不同变化,这让他能够慢慢摸索出气压变化的规律。通过反复的实验,帕斯卡尔确认山脚的空气要比山顶的空气浓厚,水银柱的高度在高处比在低处更低,亦即气压随高度的增加而减小。他和他的家人在欧洲不同地区,不同山上,反复做同样的实验,让整个欧洲科学界都见证他结论的严谨和可信。进行了气压试验之后,帕斯卡尔受到水银柱的引导,自然要转向液体压力问题,发现了流体静力学最基本的原理,即封闭器内,液体的任何一点所受的压力以同等的强度向各个方向同样地传递,这就是有名的“帕斯卡尔定理”。这其实是一个不难想象和理解的定律,而正是这一定理奠定了近代流体力学的基础。在这一系列的实验研究基础上,1653年,帕斯卡尔写成他的《液体平衡论》和《大气重力论》两部著作。在书中,他为大气压建立了体系准确的数学模型和标准,确立了大气压力的理论与流体静力学的基本规律。因为掌握了这些规律,他顺带发明了水银气

压计、注射器、抽气泵等设备。而这两部书的另外贡献，就是至今人们用他的姓帕斯卡尔——“帕”来作为大气压力单位，全球每一本物理学教科书都明白地记录着这点。

作为测定大气压变化的思想副产品，帕斯卡尔打破了长期以来人们的一个认识误区，那就是“自然畏惧真空”的古老教条。多年来，人们恪守亚里士多德的教条，觉得自然界不会容许真空的存在。在《真空论》一文里，帕斯卡尔结合自己实验心得提出几点认识的方法论，即不迷信古人，不能把古人的权威当成理所当然的东西。他对当时的经院学者厚古薄今的态度很不以为然，认为“一切科学真理唯有依靠实验和推理才能臻于完善”，这是“科学的唯一准则”。帕斯卡尔还认为人不应该崇尚古人而应该崇尚真理。真理尽管是新发现，但它却比一切古人和古人的意见都更为古老。毫无疑问，这样疑古崇真的态度，也被他保留到十年以后所写的这部《思想录》里了。

三、与上帝打赌

完成了流体力学研究之后，帕斯卡尔已经瘫痪在床了。受身体条件所限制，他显然没法从事太费精力的实验研究了。于是，他又折回到纯粹的理论——数学上来。

在当时，有位意大利数学家加伐利利提出一个命题，三角形的面积可以用划分为无数平行直线的办法来计算。精通几何学的帕斯卡尔，在这一命题的基础上做出推算，指出直线实际上是细小的长方形，一条线有长和宽，但无数的线涂在三角形内叠加可以总计出三角形面积。此说貌似无大名堂，也不算深奥，但是它开启了一种思维方式，就是引入了极限与无穷小的观念，形成

了代数学上沿用至今的有名的“帕斯卡尔三角形”(即二项式系数的三角形排列法)。这一研究,为以后的微积分的发明奠定了基础——在帕斯卡尔去世后,他的晚辈数学家、微积分的发明者之一——莱布尼茨于1672年来到巴黎,通过朋友关系,得以接触并能够研究到帕斯卡尔的手稿,受到他很大启发。在帕斯卡尔计算机的启迪下,莱布尼茨进入对自动机的研究,提出二进制的算法,这是近代计算技术的开端;更重要的是,他接受了帕斯卡尔的极限概念,为近代微积分学的发明推开了一扇大门。

与在科学上的不断开拓相比,帕斯卡尔的人生却像是不断走向坍塌的过程。1651年,一直照顾着他、教导着他的父亲去世,帕斯卡尔顿时如同天塌了一般地哀伤。接着,姐姐结婚成家,照料他起居的妹妹,因为笃信宗教,主动进入冉森教派的波尔特-罗亚尔修道院做了修女。这样一来,帕斯卡尔成了无依无靠的孤身一人。一直到1654年,他都独居在巴黎,跟一群无神论者、自由思想者成为了朋友,钻研了一堆的文学和哲学的经典。

这一时期的帕斯卡尔继承了父母亲留下来的还算丰厚的家产,生活倒也安逸,正值青年期,更多思索的是世俗的、人伦的、情感的问题。据说,他写下过一篇洋洋洒洒的叫做“爱情论”的文字,热烈地歌颂爱情,歌颂及时享乐的伊壁鸠鲁思想,歌颂美酒加咖啡式的欢愉之感,赞美人生短暂的幸福。也正是这非常短暂的一截世俗生活,让帕斯卡尔脱离开书斋中的纯粹的学者生活,得以观察社会和人间百态。甚至有一段时间,身为数学家的帕斯卡尔还为赌博而着迷不已。不过,他倒没有因为赌博而倾家荡产,而仅仅是在其中获得了概率论的认识。

帕斯卡尔在赌博这件事上获得的认识,远远大于那些通过赌

博赢得巨款的人。作为一个爱琢磨的数学家，他在巴黎奢华赌场里，依然改不掉观察与思考的习惯。当时，帕斯卡尔的一位朋友默雷，是一名业余的哲学家，也是一名资深的赌徒，把自己崇拜的大数学家带到赌场里，因为掷骰子赌博输红了眼，带着赤裸裸想大赚一笔的心态，现场向他请教：赌博的不同阶段，好像有各种随机性，其胜负的可能性应该如何计算？默雷曾经拿着这个问题请教过当时很多学者（也包括费马），希冀求得一个稳妥的解答，像帕斯卡尔这样声名赫赫的学术天才，他自然不会放过。帕斯卡尔思考了许久，才说，这个事，我得观察计算一下。结果，他这一观察就是几年。

起初，帕斯卡尔以为赌博胜负的概率应该很容易掌握，可以用简单的数学模型来表述。随着思考的深入，他越发觉得问题不简单，涉及到了一个数学全然未知的领域——概率学。帕斯卡尔花了好大的工夫进行了计算，并且跟当时数学界最负盛名的学者费马通信，共同探讨这个伤脑筋的问题。费马也有自己的结论，跟帕斯卡尔有所不同，出于法官的职业习惯以及他自负的个性，费马把概率问题简单化处理了，也就是说两人并没有聊得很投机，更没有产生思想的碰撞。帕斯卡尔为此稍有失望，在数学领域把这个问题给搁置了。然而，在这部《思想录》里，他又在哲学领域将这个问题重新拾掇了起来，并竟然成为了帕斯卡尔在思想界的一个标志——“帕斯卡尔赌局”。

在讨论是否要“信仰上帝”这个问题上，帕斯卡尔引入了赌博原理，他说我们可以打赌上帝是否存在，从而计算一下得失。如果押“上帝存在”，人们会获得信仰、救赎、天堂等，而并不要付出什么；如果上帝真的不存在，坚持这个信仰也不会损失什么。帕

斯卡尔这个神奇的论证一出，令基督教界一片哗然，很多经院派无法接受这样一种奇葩的逻辑。但对于高度理性的科学家或者现代公民而言，帕斯卡尔的意见未尝不值得一听。

后来，莱布尼茨在巴黎读到帕斯卡尔的研究成果，觉得他在数学上关于“概率”问题的研究是一门“新的逻辑学”，包含着未被发觉的无限重要的意义，这其中包含着对确定性世界的颠覆。可莱布尼茨的热情更多投入在微积分的发明，没有在概率论方面对帕斯卡尔的研究成果有革命性的突破，随后的惠更斯等人都曾继续研究过并发展了概率论，但因为无法对应物质世界的可观状态，仅仅作为一种近乎智力游戏的纯理论被存留。一直到十九世纪中后叶，现代物理学、化学的蓬勃发展，诸多学人的新发现，越来越揭示“概率”作为常态的重要意义。十九世纪末，美国数学、物理和化学家吉布斯，通过扎实的物理和化学研究提出了“概率宇宙观”，即宇宙本身就是一种随机组合的概率。这个事实其实并不难理解——万事万物存在于一定概率中，具体对于某一个人某件事某物来说，都是宇宙间的一种偶然，就宇宙整体而言，唯一没有概率的，不过是整体性的熵增。

这一系列思想决定二十世纪初中叶，从普朗克至爱因斯坦对于现代物理学的构建。显而易见，帕斯卡尔的开创之功是任何人都无法替代的，并不是每个人到赌场里都能发现未知的世界。在我的阅读视野中，能够做到这点的人，除了帕斯卡尔，就是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了。

四、不幸的晚景

1654年11月23日，外出游玩的帕斯卡尔遭受到人生中最重

大的一劫。他乘坐的马车因为失控而遇险，两匹牵引的马坠落到巴黎的塞纳河中淹死了，可是腿脚不利索的帕斯卡尔本人却奇迹般地幸免于难。这次遇险彻底改变了帕斯卡尔的人生观，劫后余生的他认为这或许真是上帝对于他的某种启示，于是他决定告别世俗生活，捐资入住波尔特-罗亚尔修道院，过上完全精神性的近乎于僧侣的生活。对他而言，这是再次皈依基督教，要把余生全心全意地奉献给上帝，追求宇宙与人生的真理。此刻，距离帕斯卡尔去世，仅仅只有八年短暂的光阴了。作为基督教徒，帕斯卡尔的确像尼采所说的那样极度地纯粹，他曾给自己系上一条内部带有尖刺的腰带，一旦发现自己有对神不虔诚的思想，或者懈怠于科学研究的时候，他就自己拍打腰带刺痛自己——这条腰带至死都没取下来。

帕斯卡尔之所以选择波尔特-罗亚尔修道院居住，一方面是因为他妹妹也在其中修道，可以照顾到他，另一方面也因为这所修道院还是冉森教派的大本营。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何谓冉森教派，它由荷兰神父冉森所创立，教会除了像赫赫有名的加尔文教派那样主张宗教改革之外，还以笛卡尔的思想为指导，主张搞学术研究、文化活动，特别重视教会学校的创办以及对教徒的综合教育，反对体罚，以严谨、科学的态度对孩子的教育等。简而言之，这个教派是高度崇尚理性的，可以说是基督教会中的高级知识分子派，虽然宗教氛围依然很浓厚，但显然是很投合帕斯卡尔这样的科学家的胃口。正是在修道院居住期间，帕斯卡尔写下了他余生最重要的三部著作——1655年的《与沙西先生的谈话》，1656—1657年的《致外省人信札》与1658年开始写作的《思想录》。

在生命最后的时光里，帕斯卡尔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被迫卷入到冉森教派与耶稣会的意见纷争里去了。当时法国爆发了所谓的“投石党运动”——法国因为和西班牙打仗，耗掉了大量的国力。面对财政枯竭，执政的天主教红衣大主教马萨林决定增税，导致了1648年8月巴黎大起义的爆发（可见“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起义”之类并非全无历史传统）。时值1648年，英国“光荣革命”爆发，法王路易十四尚年幼，王室非常害怕起义一发而不可收拾，慌忙调集近卫军团进行镇压，但迟迟没有成效。到了1649年，英王查理一世被处决，更让王室万分惊恐，害怕起义者威胁到王室的生命，连忙从全国调集了全部外围亲王的兵力包围巴黎，血腥镇压。起义民众与波旁王军对峙了足足三个月，最终还是因为寡不敌众而被镇压了下去。完成了这次镇压后，波旁王庭考虑到夺回思想权力，不断强化天主教耶稣会在国内的统辖。很自然的，依托王权教权的耶稣会，要向冉森派这样的“自由宗教组织”施压。

作为一个理性的天才，显然，帕斯卡尔对权威有着天然的不服从性格，无论是在科学领域还是在思想领域。耶稣会说冉森教派是异端，他自然地要为冉森派辩护，一连写了十八封信抨击耶稣会，结集起来就是《致外省人信札》。除了这部书之外，那一时期更重要的作品，就是《思想录》一书了。对比生前得以发表的《致外省人信札》，《思想录》一书其实并没有真正完成，其中有些章节已经大致成章，有的只是一些文字的片段，还有些部分仅仅是一个提纲或者一些言语的片段。全书的核心是一些哲学与宗教的沉思，但相比较于帕斯卡尔高深的数学著作，全书文字清澈、行文流畅、情感质朴，虽然宗教气氛有点浓郁，但可读性依然非常

强。在阅读这本《思想录》的过程中，读者若善于透过那些宗教性文字的表象，捕捉到作者的灵思的话，一定能深深为帕斯卡尔所感动。

在与耶稣会辩论、进行哲学与宗教沉思的同时，帕斯卡尔还在推进他的科学研究。1665年，帕斯卡尔的家人把论文遗稿《数学三角形论》交给他生前的忘年交的挚友费马，经过费马的修改完善后出版。这部书，是第一次系统阐述了归纳法在数学证明中的应用。在这部书之外，他还研究过摆线的问题。所谓摆线，就是一个圆在一条定直线上滚动时，圆周上一个定点的轨迹，又称旋轮线。摆线是当时数学界最有名的曲线，因为涉及到运动，几乎当时所有的数学家都求解过。帕斯卡尔主要解决了摆线方程求积的问题，这是最难的一个环节，他仅仅是利用写《思想录》之余的精力完成的。他的工作，给后继的数学家惠更斯、莱布尼茨、牛顿等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由此也可以见证，帕斯卡尔这人对于科学史而言实在太重要了，他被后世的科学家认为是连接阿基米德与牛顿的不可或缺的中间环节。无他，不足以承前，集前人数学思想之大成，无他，也不足以启后，他解决了高等数学入门前的一系列重大难题，提供了丰富的思维方法和工具，足以让后辈学人很轻松地触摸到一个崭新世界的门把手——也就是在他去世后四年，多佛海峡那边的牛顿计算出了万有引力定律，构建起经典物理世界的框架。

虽然建树如此之多，但帕斯卡尔最后的岁月过得并不如意。“投石党”逐步被镇压后，波旁王朝借助于天主教耶稣会对思想界的管制达到了顶峰。冉森派不断受到打击，活动受限，言论受限，最后连他们的大本营，波尔特-罗亚尔修道院以及附属的学校都

要被耶稣会所接管。这种赶尽杀绝的态度,把大部分的冉森教徒给吓坏了,他们要么退出教派,要么找核心人物商量向耶稣会投降。总而言之,这个教派很快就要解散了。

帕斯卡尔并算不上冉森教派的核心领袖,顶多只是一介知名教友,可是他态度极其强硬,呼吁大家团结起来对抗耶稣会。他的这个强硬态度既不受当权者的欢迎,也引发了冉森教派内部的人对他的恐慌。结果是,波旁王庭的宗教迫害并没有认认真真降临到帕斯卡尔的身上,那些在波尔特-罗亚尔修道院的朋友倒先跟这位死硬的反权威者决裂了。这件事让帕斯卡尔非常伤心,对他的打击也是非常大的。本来帕斯卡尔的健康状况就非常糟糕,他又有强烈的宗教狂热感,生病不愿意正常休养治疗,思考和科研的强度一天也没有减弱。这个致命的打击,终于把这位天才科学家和思想者推向了死亡的边缘,1662年8月19日帕斯卡尔病死于巴黎家中,享年仅三十九岁。

五、思想的芦苇

帕斯卡尔死后影响日益增大,他留下了成堆的手稿和未竟之作成为法国人最关心的一笔精神遗产。这部《思想录》就是他遗产中最宝贵的一部。出于对他死亡的歉意和追思,与他决裂的波尔特-罗亚尔修道院朋友们在帕斯卡尔死后,立刻邀请到他的外甥女皮里埃整理他的遗稿,定名为“思想录”于1670年出版。这一版还邀请到他的姐姐吉尔贝蒂为他作序并记述其生平。显而易见的,原版的《思想录》出版太过于仓促,版式和内容极为错乱。甚至因为害怕教廷的追责,冉森派的教徒还删除、篡改了帕斯卡尔原作的一些内容。